

都是我的儿子

阿瑟·米勒 著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都是我的儿子/(美)米勒(Miller, A.)著;陈良廷译.

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11.4

书名原文:All My Sons

ISBN 978-7-5327-5308-6

I. 都… II. ①米…②陈… III. 话剧—剧本—
作品集—美国—现代 IV. I712.3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54248 号

Arthur Miller

ALL MY SONS

Copyright © Arthur Miller, 1947

Copyright renewed Arthur Miller, 1975

Chinese (Simplified Characters)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©
2008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-
ment, Inc.

ALL RIGHTS RESERVED

图字:09-2006-674 号

都是我的儿子
ALL MY SONS

Arthur Miller
阿瑟·米勒 著
陈良廷 译

出版统筹 赵武平
责任编辑 丁宇岚
装帧设计 柴昊洲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4.5 插页 2 字数 44,000

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7-5308-6/I·3066

定价:20.00 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, T: 021-56135113

ALL MY SONS



Arthur Miller

三幕剧

剧中人物

乔·凯勒

凯特·凯勒

克里斯·凯勒

安·迪弗尔

乔治·迪弗尔

吉姆·贝利斯大夫

苏·贝利斯

弗兰克·卢贝

莉迪亚·卢贝

伯特

第一幕

美国某市郊区，凯勒家的后院。当代某年八月。

舞台左右围着高高的、密密的白杨树，给院子带来一种与世隔绝的气氛。舞台后方是屋子的后面和敞开的、没有顶棚的门廊，门廊通进院子六七英尺。屋子是两层楼，有七个房间。在二十年代初屋子造好的时候，这座屋子约值一万五千元。现在屋子已经粉刷一新，看上去又整洁又安逸，院子里草地绿油油的，各处的花木都过了时令。右方，屋旁，看得见一条汽车道的入口，不过白杨树挡住了视线，看不见汽车道一直通向舞台前方。舞台前方，左角是一棵细长的苹果

树，只剩下四英尺高的半截树橛，树干的上半截连枝带叶倒伏在树边，树枝上还结着苹果。舞台前方右边是个棚架式的小亭子，形状像个贝壳，檐边弯弯曲曲的棚顶上吊着个装饰灯泡。院子里散放着几把花园中歇脚的椅子和一张桌子。靠近门廊台阶的地上是只垃圾筒，旁边是焚烧落叶的铁丝架。

幕启时，正是星期天的清晨。乔·凯勒正坐在太阳下看星期天版报纸的征求广告，报纸的其他几版整整齐齐地搁在身边的地上。在他背后，亭子里，吉姆·贝利斯大夫正在桌边看报纸的另外几版。

凯勒年近花甲。感觉迟钝、体态笨重，经商这么些年，还是能从他身上看见机器厂工人和老板的影子。每当他看报念信，说话听讲的时候，总是全神贯注，这种神情只有没受过教育的人才会有，他们对许多众所周知的事物，还不免大惊小怪。这个人做出的判断总是全凭经验和庄稼汉之流的常识。他是个出众的人。

贝利斯年近四十。是个坚持己见，有克制力

的人，一个口没遮拦的健谈家，不过连他这份自卑的幽默感里也免不了带点悲哀。

开场，吉姆正站在左边，盯着那棵断树。他在树杈上轻轻磕着烟斗，吹吹通，在口袋里掏烟叶，接着开口说话。

吉 姆 你烟呢？

凯 勒 我想是搁在桌上了吧。（吉姆慢悠悠走到亭子里的桌边，找到个烟袋，就坐在那儿的凳上，装烟斗）今晚要下雨。

吉 姆 报上说的吗？

凯 勒 对，就在这儿。

吉 姆 那这雨下不了。

〔弗兰克·卢贝从两排白杨树之间的一小片空地走上场。弗兰克年方三十二，却已谢顶。他是个生性愉快、一意孤行的人，主意多变，有人跟他抬杠时往往要闹别扭，不过态度还算和悦亲切。他优哉游哉，信步上场，无所事事。他没看到吉姆在亭子里。他招呼时，吉姆连眼

睛也不屑一抬。

弗兰克 嗨！

凯 勒 你好，弗兰克。什么事？

弗兰克 没事。吃完早饭出来走走。（抬眼看天）多好的天！一片云也没有。

凯 勒 （抬眼）是啊，好天。

弗兰克 个个星期天都该如此。

凯 勒 （指指身边的报纸）要看报吗？

弗兰克 看不看都一样，全是坏消息。今天有什么灾祸报道？

凯 勒 我不知道。我再也不看新闻版了。还是征求广告更有趣。

弗兰克 什么，你打算买东西？

凯 勒 不，我只是感兴趣罢了。看看人家要什么，知道吗？比方说，这儿有个家伙想买两条纽芬兰狗。嘿，他要两条纽芬兰狗做什么？

弗兰克 这倒有趣。

凯 勒 这儿又有一条。征求——旧字典。愿出高价。嘿，人家要买本旧字典干吗？

弗兰克 怎么？没准是个书本收藏家。

凯 勒 你是说他靠这个过日子？

弗兰克 那还用说，这种人多着呐。

凯 勒 （摇摇头）如今哪一行没有人干？想当年，你不是当律师，就是做大夫，要不就进厂干活。如今——

弗兰克 说起来，我一度还想当个林务官呢。

凯 勒 唷，那一来你倒露脸啦；想当年，可没这种行当。（匆匆翻阅了一下报纸，随手推开）你只要瞧一瞧这么一页报纸就明白自己少见多怪了。（翻报纸时，不由惊讶地轻轻啐了一下）啐！

弗兰克 （看到树）嗨，你的树怎么啦？

凯 勒 糟糕不糟糕？昨晚一定是风刮断的。你听到刮风了吗？

弗兰克 听到，我院子里也刮得乱七八糟。（走到树边）哎呀呀，多可惜。（回过身来对着凯勒）凯特怎么说？

凯 勒 他们都已经睡了。我正等着她来看呢。

弗兰克 （忽萌奇想）知道吗？——这真是巧事。

凯 勒 什么？

弗兰克 拉里生在八月里。这个月他就满二十七了。偏

偏他的树刮断了。

凯 勒 （感动）真难为你还记住他的生日，弗兰克。你真好。

弗兰克 喔，我正在给他算命呢。

凯 勒 你怎能为他算命呢？那是算未来的，是不是？

弗兰克 喔，我是这么算的，瞧。据说拉里是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失踪的，对不？

凯 勒 怎么啦？

弗兰克 好吧，那就算他是在十一月二十五日送命的。原来，凯特想要——

凯 勒 哦，凯特请你算命？

弗兰克 是啊，她想要算算看十一月二十五日是不是拉里的好日子。

凯 勒 什么，好日子？

弗兰克 喔，根据一个人的星宿来看，好日子就是他的吉日。换句话说，在他的好日子里，他根本不可能送命。

凯 勒 那么，十一月二十五日那一天是不是他的好日子呢？

弗兰克 那正是我一直想算出来的。这要花时间！瞧，

关键是，如果十一月二十五日是他的好日子，那么，他完全有可能还在什么地方活着，因为——我是说有这可能。（这时他看到吉姆。吉姆把他当成白痴似的看着。他对吉姆捉摸不定地笑笑）我竟没看到你。

凯 勒 （对吉姆）他在说人话吗？

吉 姆 他？他没毛病。一句话，他只是完全神魂颠倒罢了。

弗兰克 （恼了）你的毛病在于什么都不信。

吉 姆 而你的毛病在于什么都信。今天早起你没看见我孩子？

弗兰克 没。

凯 勒 想想看！他竟把他爹的体温表偷走了。从他爹包里掏走的。

吉 姆 （站起身）真伤脑筋。只要看见一个姑娘一眼，他就要替她量体温。（走向汽车道，朝舞台后方大街那头看着）

弗兰克 那孩子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夫，他聪明。

吉 姆 除非我死了，他才能做成大夫。这也得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才行。

弗兰克 怎么啦？大夫是项体面的行业。

吉 姆 （厌烦地看着他）弗兰克，你说话别像上大课了，行不行？（凯勒笑了）

弗兰克 啊唷，两星期前我看过一部电影，不由叫我想起了你。影片里有个大夫——

凯 勒 唐·阿米契^①！

弗兰克 对，我想是他。他在地下室工作，发现了新东西。你应当从事的就是这个；你可以帮助人类，用不着——

吉 姆 我拿了华纳兄弟的薪金就会乐意帮助人类。

凯 勒 （指着 他，哈哈大笑）好极了，吉姆。

吉 姆 （朝屋子看看）噢，说好要上这儿来的那个美人儿在什么地方？

弗兰克 （激动）安妮来了？

凯 勒 当然来了，睡在楼上。昨天晚上乘一点钟的夜车到，我们去接她的。真是怪事。姑娘离开这儿时，还是个瘦筋包骨的黄毛丫头。隔了两年，竟成

^① Don Ameche(1908—1993)，美国三十年代著名电影男演员，擅演正面人物。

了个骨肉匀称的娘儿啦。简直认不出她了，她以前常常在这院子里跑进跑出。吉姆，你屋子里原来住着的是一户幸福美满的人家呢。

吉 姆 真想见见她。街面上有个漂亮姑娘可顺眼了。这一带街面就没一样鬼东西瞧得上眼的。（吉姆的妻子苏上场。她约四十岁左右，是个怕发福的大胖女人。吉姆一见她，赶紧扮个鬼脸加上一句）……不用说，除了我太太。

苏 （同样的态度）亚当斯太太叫你听电话，你这坏蛋。

吉 姆 （对凯勒）时兴的就是这么个风气——（走到妻子跟前）我的宝贝，我的光明。

苏 别缠着我。（指指他们家）把她臭骂一顿。电话里我就闻得到她的香水味。

吉 姆 这回她怎么啦？

苏 我不知道，亲爱的。听上去她像在受大罪——除非她嘴里塞满了糖。

吉 姆 你干吗不叫她躺下？

苏 你叫她躺下，她才更有劲呢。呃，那你几时去看哈巴德先生啊？

吉 姆 我的心肝儿；哈巴德先生没生病，我还有比干

坐在那儿握住他手更要紧的事要办呢。

苏 依我看来，出十块钱你就可以握住他的手。

吉 姆 （对凯勒）如果你儿子想要打高尔夫，告诉他我随时奉陪。或者要是他愿意花三十年工夫环游世界的话，我也愿意奉陪。（他下场）

凯 勒 你干吗逗他？他是个大夫，那就少不了女人打电话找他。

苏 我只是说亚当斯太太叫他听电话。可以给我点香菜吗？

凯 勒 当然可以，请便。（她走到香菜柜那儿，扯了几棵香菜）你当护士年月太长了，苏珊。你太……太……现实了。

苏 （指着她，哈哈大笑）你算说对了！

[莉迪亚·卢贝上。她是个精力充沛、爱说爱笑的女人，二十七岁。]

莉迪亚 弗兰克，烤面包器——（瞧见众人）嗨。

凯 勒 你好！

莉迪亚 （对弗兰克）烤面包器又坏了。

弗兰克 哦，接上插头就好了。我刚修好嘛。

莉迪亚 （软中带硬）亲爱的，那就请你把它照刚才那样

再修一下吧。

弗兰克 我真不知道你干吗不能学会拧开烤面包器这么简单的玩意儿！(下)

苏 (大笑)托马斯·爱迪生。

莉迪亚 (表示歉意)他的手很灵巧。(她看见断树)哦，难道风把你的树刮坏了？

凯 勒 是啊，昨晚。

莉迪亚 哦，真可惜。安妮来了吗？

凯 勒 她马上就下楼来。回头你就会见到她，苏，她真是个好物。

苏 可惜我不是个男人啊。人家总是给我介绍美人儿。
(对乔)歇会儿叫她来玩玩，我想她准愿意看看我们把她屋子收拾得怎么样了。谢谢。(下)

莉迪亚 她还不高兴吗，乔？

凯 勒 安妮吗？我想她不会满足于独守空闺，不过看上去她死了心。

莉迪亚 她要结婚吗？有哪个人——

凯 勒 我想——大概，已经两年了吧。她总不能永远哀悼未婚夫啊。

莉迪亚 这真怪——安妮上这儿来，竟然还没结婚。可